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四

高祖文皇帝中

開皇十七年二月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汴州刺史令狐熙為桂
 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
 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
 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
 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
 學校華夷感化焉俚帥竊猛力者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
 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
 府請謁不敢為非熙奏改安州為欽州 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
 其**上事難克舉**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
 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
 弱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
 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懼勸總切有數人劫執事而
 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
 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
 矣帝聞之為停此法帝常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
 固爭曰上側并切止也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
 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大理掌固來曠告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
 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
 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
 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挂古賣切俗作掛囚不合死
 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會獨
 孤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并盃賜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褱
 亶亶交早切褱木切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
 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

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聞

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聞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絜

羹者旁曰悅切音也執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訶與阿同切此也上遂入治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與大理卿薛冑同時俱名平恕然冑斷

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帝晚節用法益峻喜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帝嘗遣親衛大都督屈突通往

隴西檢覆群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

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張昌真切張目也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旬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

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論擢通為右武侯將軍楊素牛弘等薦張冑玄曆術上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

法久難通者令劉暉與冑玄等辨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冑玄通者五十四上乃拜冑玄負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令參

定新術至是冑玄曆成四月詔頒新曆前造曆者劉暉等四人並除名七月秦王俊為并州總管好奢侈違越制度盛治宮室上

以其奢縱免俊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解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楊素復諫曰

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見之父非非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

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十八年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眾靺武達切靺胡萬餘寇遼西

上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六月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曾皓切雨大兒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

九月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 十二月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有二所

十九年九月以太常卿牛弘為吏部尚書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其所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

二十年三月賀若弼復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頴曰陳叔寶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頴云必不然及平陳邊索內史又索僕射我語頴曰功臣正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頴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无所不盡公終久

何必不得弼力何昧昧邪意圖鎮廣陵又圖荊州皆作亂之地意終不改也 六月秦王俊薨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國政事時有損益上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上

性節儉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上知之因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士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獨孤后數稱廣賢上由是愛之特異諸子上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對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廣美姿儀性敏慧沈深嚴

重好學善屬文敬接朝士禮極卑屈由是聲名籍甚冠於諸王廣為揚州總管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行之持緯者鳩毒

遇於杯勺

上哺故切下實若切挹酌器

因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

決意欲廢勇立廣矣楊素揣知后意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

金使贊上廢立晉王廣私賂東宮幸臣令伺太子動靜密告楊素

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上既數聞譖毀於是禁勇及諸子部分

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

鍛丁貫切治也鍊郎甸切鍊也

十月上

御武德殿集百家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勇再拜

言曰臣當伏尸都市為將來鑒戒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

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閔默詔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

食賜楊素物三千段賞鞫勇之功也初雲定興出入東宮無節數

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由是出為襄

州總管勇嘗得良馬欲令右庶子劉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

至尊置臣於庶子欲令輔導殿下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勇慙而上

及勇敗二人已卒上歎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勇豈

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斌媚娘

斌周甫切或作無曲名

洗馬李綱起

曰令則身為宮卿職當調護乃於廣座自比倡優事若上聞豈不

為殿下之累邪臣請速治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多事綱遂

趨出及勇廢上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綱獨曰廢

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

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

下擇正人輔之

或作許亮切

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

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

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自古國家廢立豈嫡鮮不傾

危願陛下深留聖思無貽後悔上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

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上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太平公史

萬歲還自大斤山楊素害其功

開皇十九年突厥連頭可汗塞萬歲大破之於大斤山寢之

萬歲數坑表陳狀上未之悟上廢太子方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

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

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

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上大怒令左右操殺之操弼角勿博因下詔陳其罪狀天下

共究惜之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詔囚故太子

勇於東宮付太子廣掌之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

祭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

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

德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

足翹補克勿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皆

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

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

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詔

有盜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是歲徵同州刺

史蔡王智積入朝智積帝之弟子也性脩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

帝其憐之智積有五男上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

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齊州行

叅軍王伽劫迦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

辛苦悉呼謂曰卿輩自犯國刑身嬰縲世力追切下私列切縲

也固其職也重勞援卒豈不愧心哉參等辭謝伽乃悉脫其枷鎖

上居牙切囚械也下蘇果切銀鑑也停緩卒與約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前却吾當

為汝受死遂捨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

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

殿庭而赦之因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善惡並識是非

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

教廢絕吏無慈愛之心民懷姦詐之意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而

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

難教若使官盡王伽之儔民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厝倉故切或

也其何遠哉乃擢伽為雍令太史令袁充表稱隋興已後書曰

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一

七年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謹按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旋機得其常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代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稀有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爲年號是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丁匠苦之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下

隋紀

高祖文皇帝下

仁壽元年六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

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前殿內

將軍劉炫黃絹上表切諫不聽七月改國子為太學 初帝受周

禪恐民心未服故多稱符瑞以耀之其偽造而獻者不可勝計十

一月己丑有事于南郊如封禪禮板文備述前後符瑞以報謝云

○潮成等五州獠反曾結切高州酋長馮盎烏浪切馳詣京師請討

之帝敕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歎曰不意蠻夷中有如是人即遣

盎發江嶺兵擊之事平除盜漢陽太守

二年兵部尚書柳述慶之孫也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自楊素之

屬皆下之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外間有不便事可言之述時侍

側雲起奏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要重非其所堪徒以主壻

遂居要職臣恐物議以陛下為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

大者帝甚然其言顧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可師友之七月

詔內外官各舉所知柳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益州總管蜀王

秀容貌瓌偉有膽氣好武藝帝每謂獨孤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

當無慮至兄弟必反矣大將軍劉噲之討西蠻也帝令楊武通將

兵繼進秀以嬖人上博計切賤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

任非其人譴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子孫也譬如猛虎不能害

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遂分秀所統徵還長安太子誣以巫蠱發

為庶人 八月皇后獨孤氏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

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上令上儀同三司蕭吉為皇

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年二千一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

地高緯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

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

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

其驗終不忘也。今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給去
卅年二千者三十字也。給徒在卅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梁毗為西寧州刺史，凡十一年，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雋遞相攻奪，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帥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上聞而善之，徵為大理卿，處法平允。毗見楊素專權，恐為國患，乃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所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執日隆，四海有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相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馮基永固，率土幸甚。書奏，上大怒，收毗繫獄。親詰之，毗極言素擅寵弄權，將領之趣殺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釋之。其後上亦寢踈，思素乃下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素由是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關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三年九月，置常平官。是歲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眾，累徵不起。揚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謂之諸延切，或作饋，說文：糜也。周禮：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

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通常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
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罔也捕鳥網也見譽而
喜者佞之媒也絕罔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
中子

四年正月帝將避暑於仁壽宮術士章仇太翼章仇復姓齊公炎

因避仇遂加仇字固諫不聽太翼曰是行恐鸞輿不返帝大怒繫

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遂幸仁壽宮詔賞賜度支事無巨細並付

皇太子四月上不豫七月疾甚卧與百僚辭訣古火切並握手歔

歔命太子赦章仇太翼丁未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

勤於政事每旦聽朝日具忘倦雖嗇於財晉所力切說至於賞賜

有功即無所愛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遣使者勞問其家愛養百

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者隨令

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

皇仁壽之間丈夫率衣絹布不厭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

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

踰八百九十萬獨冀州已一百萬戶然猜忍苛察信受讒言功臣

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此其所短也初文獻皇

后既崩宣華夫人陳氏有寵陳氏陳高宗之女也上寢疾於仁壽

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

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

出問素素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

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

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泣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

大事獨孤謀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曰勇

也述巖出閣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大理獄

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

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

有異論陳夫人與後宮聞變相顧戰栗失色其夜太子蒸焉乙卯

史畧云今右庶子張
衡入侍疾因穢帝

太子即皇帝位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縊於賜刀說文經也

柳述元巖並除名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

至于滄海南距黃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空從事不拘律

令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怏怏及蜀王

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王頊者上如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

倜儻卓異也為諒諮議叅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

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及高祖崩煬帝以高

祖璽書徵之諒遂發兵反詔以楊素為并州總管帥眾數萬擊之

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

降餘黨悉平王頊將奔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

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獲

以成豎子名於是自殺群臣奏漢王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絕

其屬籍竟以幽死諒所部吏民坐諒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初高祖

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群臣曰前世天子溺於

嬖幸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亡國朕旁無嬖侍五子同母可謂

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

鎮專制方面權謀帝室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

以壽終

臣光曰昔辛伯諗周相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

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

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執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

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章仇太翼言於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

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十一月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

安 陳叔寶卒贈大將軍長城縣公謚曰煬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隋紀

煬皇帝上

諱廣高祖第二子也封晉王大舉伐陳以晉王為行宮元帥既平陳封府庫一無所取天下以為賢時太子勇率情直行晉王矯情飾詐陰欲傾之既太子廢乃以晉王為太子仁壽四年七月高祖崩太子即皇帝位本

營建 東京

大業元年丑二月以楊素為尚書令詔天下公除惟帝服淺色黃衫織裝帶三月詔楊素等營建東京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

洛州民及諸州富商大賈數萬戶以實之廢二嶠道名在河交切山從邑通開菱冊道城地錄戊申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

營顯 仁宮

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本敕宇文愷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阜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輸之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命尚書右丞皇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

開汴 河

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在廣陵水名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

置離 宮 造龍 舟

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車載死了東至成臯北至河陽相望於道高祖之末

劉方 破林 邑

有言林邑多奇寶者林邑南蠻國名本曰南郡象林縣漢末功曹姓諸農相繼自立累世不賓至隋會劉方新平交州乃使方經略林邑方率大將軍張遜等以舟師至海口是月林邑王梵志遣

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渡閩黎江閩黎江名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上從以物觸也既戰偽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頓也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

象却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馘萬計獲切俘謂軍所獲敵謂軍戰斷耳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為之刻石紀功而還方得疾卒於道



築西苑作蓬萊山

剪綵為花

作清夜游

幸江都

雲起破契丹

牛弘定儀衛

鶴自拔毛

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

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

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

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

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芡奇寄切談文芰菱也菱

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游

曲於馬上奏之舊唐史封八月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出洛

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

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

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挽船引試遠切士皆以錦綵為袍

又有浮景漾彩朱鳥蒼螭等數千艘挽船士八萬餘人舳舻相接

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

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羊茹切昇車亦作輦又羊諸切極水陸珍奇後

宮厭飫上於豔切亦作饜將發之際多弃埋之契丹上音寇營

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

處分雲起分為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

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

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莫敢仰視契丹本

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既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

易契丹不為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殺其男子以女子及

畜產歸帝大喜擢為治書侍御史

八益八六

八二

二年二月詔吏部尚書牛弘等議定輿服儀衛制度以何稠為太

府少卿使之營造送江都稠智思精巧博覽圖籍參會古今多所

損益衮冕畫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又作黃麾三萬六千人

仗及輅輦車輿皇后鹵簿次鞞為鹵簿駕百官儀服務為華盛以

稱上意嬋鞞也課州縣送羽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

擊毼之用者毼仍使切擊殆無遺類鳥程有高樹踰百尺旁無附

枝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毼毛

投於地擊毼兩時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鳥獸自獻毛羽

惜名位

選曹七貴

楊素死

括天下樂戶

兩京絲竭

大業律寬

煬帝

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帛鉅億計帝每出遊幸羽儀亘二十餘里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三月上發江都四月入東京七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群臣當進職者多令無假而已雖有闕員留而不補時牛

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別敕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驍衛大將軍張瑾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黃門

侍郎裴矩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雖七人同在坐然與奪之筆虞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注色而已等傳

楚景武公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素寢疾帝密問醫者恒恐不死素亦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薨解

使切服細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居劾切地裁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十二

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帝以啓民可汗將入朝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旨奏括天下周

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庶人有善音樂者皆直太常帝從之於是四方散樂大集東京闕之於芳華苑積翠

池側伎人皆衣錦繡繒綵舞者鳴環佩綴花眊課京北河南製其衣兩京錦綵為之空竭

三年正月突厥啓民可汗入朝三月帝還長安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詔改修律令牛弘等造新律成凡十八篇謂之大業律

始頒行之民以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

從容問炫曰周禮事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

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

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

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

五省
三臺

用弘炫改州為郡改度量權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

為大夫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增謁者司隸臺

與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置少府監與長秋國子將作都水為五

監又增改左右翊衛等為十六府廢伯子男爵唯留王公侯三等

百官志

裴松之曰古之建官惟為六卿自南北而下有門下省有中書

省有尚書省是天下之政分而為三分而為三則其條綱已紊

矣而隋文置殿內省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為五省其為省也

無乃愈多乎此蓋不應增而增者也古之公侯伯子男之五等

自堯舜禹湯以來未之或改也而隋乃廢伯子男爵留王公侯

三等此則不應減而減也非所增而增非所減而減徒以徇其

意之私未必能致天下之治者其言不粗則微信哉

車駕北巡過鴈門鴈門太守丘和獻食其精至馬邑太守楊廓獨

無所獻帝不悅以和為博陵太守仍使廓至博陵觀和為式由是

所至獻食競為豐侈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

卷八十六

四

于涿郡恐啓民驚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啓民奉詔又詔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

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帝之徵散樂也太常卿高熲諫不聽熲退

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熲又

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

易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

弼古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

幸非急務光祿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

以為誹謗朝政高熲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誅事連蘇威亦坐免官

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自蒙寄任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

為已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推薦自餘立功立事者

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海內富庶熲

之力也及死天下莫不傷之八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沂金河

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

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榦衣

車駕
北巡

築長
城

誅高
熲賀
若弼

行殿
行城

陽

幸帳賦詩

裴矩說上遠略

中國疲弊

役婦人

勝地營宮

均田

議西巡

煬帝

之以布蘇枯案切築垣板也飾以丹青樓櫓采備樓音魯城上守

擗露也上胡人驚焉以為神啓民奉廬帳以俟車駕帝幸其帳啓民

奉觴上壽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禮切顙昔者首接踵

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賜各有差帝還九月至東都山本紀及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掖羊益切郡名張掖日帝使吏部侍郎

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王

及庶人儀刑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

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發自燉煌至

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西域圖切

總湊燉煌且古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越崑崙切說文

浮貌蒙音蒙汜水名崑易如反掌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

其壅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欵引領翹首願為臣妾

若服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

混一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

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併吞帝於是慨然慕秦

八益八十六

八五

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

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唱之以利熒徒鹽切也勸令入朝自是西

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

疲弊以至於亡皆矩之唱導也舊唐史

四年正月詔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沁水內

泚泚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帝無日不治

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每遊幸左右顧矚矚

勦視之無可意者不知所適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

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州之北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七月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谷而東

五年正月改東京為東都詔天下均田本三月車駕西巡

帝謂給事郎蔡徵曰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傳脂

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對曰此其所以不能長世帝

之將西巡也命裴矩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唱以厚

利詔使入朝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於

煬帝

罪人為戍卒

裴蘊請閱戶口

論古井地伍民從寬

煬帝

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居劄劄毼焚火香奏樂歌舞誼諫帝復令
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填
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吐屯設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
悅置西海河源郡善且末等郡西域胡助謫天下罪人為戍卒隨
暉以守之命劉摧鎮河源郡積石鎮天開也田扞禦吐谷渾以通
西域之路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
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
之盛極於此矣帝謂裴矩有緩懷之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自西
京諸縣及西北諸郡皆轉輸塞外每歲鉅億萬計經途險遠及遇
寇鈔人畜囁劫勒取又楚教死亡不達者郡縣皆徵破其家由是
百姓失業西方先困矣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
及詐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
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都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
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
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未幾擢授

蓋八二六

六

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
者則曲法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
之獄皆以付蘊刑部大理莫敢與爭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有
機辯言若縣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詰
勸問也勸本傳勸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當
啓民之勸是為始畢可汗

朱黼曰先王井地以授民未嘗盡地伍民以著籍未嘗盡民井
地而不之盡故其田不成者謂之閒田籍民而不之盡故其民
不成軍者謂之閒民非先王之智不能規地而一之法使無尺
寸之遺料民而富其數使無一丁之漏其心蓋以謂立法不如
是則地不寬羨無以裕耕者民丁不少寬假無以逸老幼也隋
自代周并齊已貌閱戶口一百四十餘萬矣其平陳也得戶口
五十萬至大業初戶八百九十餘萬七千有奇口四千六百一
萬有奇富庶之盛幾漢元始而裴蘊獻議猶以民間版籍脫漏
戶口詐增老小為言復令貌閱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糾得一

丁今代賦役於是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豈惟無一人之遺其以老癯為丁壯廢疾為平人豈可勝究哉唐杜佑嘗言隋自混一至此凡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僅比於曹氏歸咎於有司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故其後聚斂之臣多以括丁為急務民益無聊戶口虛耗唐自是不復振矣隋事豈可盡信哉

郭衍
勤帝
五日
一朝

幸江
都宮

六年正月郭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為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帝臨朝凝重發言降詔辭義可觀而内存聲色其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謂之四道場三月帝幸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沒幼從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譎詐有口辯頗涉書傳好兵法習律令帝數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顏色為阿諛雕飾池臺奏獻珍物由是有寵十二月文安憲侯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

蓋八二六

八七

牛弘
寬厚

裴矩
說上
伐高
麗

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直荅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黃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揚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帝敕牛弘宣旨曰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苟或不朝將帥啓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三千
人徒
行受
選

煬帝

七年二月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二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凍餒疲頓因而致死者什一二管見曰甚哉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極北逃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甘於重迹逐逐

造船者生蛆

崩 砥柱

高麗 謀討

隋民 始聚 為盜

阿舅 賊 竇建德 盜

馮帝

而不去以至死士者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鬼瑣之流耳

壬午下詔討高麗救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

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千余切虫死者

什三四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

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

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死者相枕臭穢滿路天

下騷動 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漂緝詔切淨也冬十月乙卯砥

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 初帝西巡遣韋節召西突厥颉利可汗

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不從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置遣

使來求婚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颉利不順之狀稱射置向善

吾將立為大可汗今發兵誅颉利然後為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

枚以賜射置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雀也使者返射置大喜

興兵襲颉利颉利大敗寓於高昌十二月颉利來朝 帝自去歲

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

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

荒加之飢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

惡令民糴以償之糴市穀反市穀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

八 鑑八十六

八

石推通回道途險遠不足充糴糧上胡溝切至鎮無可輸皆懼罪

去叩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

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剽取也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

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

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

東有豆于各黨切或從西地名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群盜多

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累世仕宦資產富厚霸道喜遊

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群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眾十餘萬號阿舅

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瞻力過人集無賴少年為群盜兵至

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

死時鄒人上羊朱切地名在涿張金稱聚眾河曲隋人上音條高

士達起於清河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

人攻陷城邑甲子救郡縣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

論秦 隋同 惡

何去非曰隋之亡其勢與秦若合符節是皆欲以威固天下之勢而虐用天下之民於無所當事故天下之情愁勞怨怒離視其上山林之雄匹夫之姦皆得起而乘之而天下遂無秦隋矣王穀曰孟子曰為淵毆魚者獺也為叢毆爵者鸛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以此推之秦人驪山之役是毆民而歸之於漢煬帝遼東之役是毆民而歸之於唐也

八年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鏤龍珠切又妮帶方邑針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之堯同都切郡名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夫餘地名在長城之北稟離國王子東明歸地

引途肅慎並如字其國在不咸山夫餘東北千餘里周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即此總集平壤石墟語不絕也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

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上進至

遼水眾軍懔會臨水為大陣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邊

瓜蒂歎鼻也上音悶切歎氣也又音門切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請為前鋒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

趣東岸橋短不及岸高麗兵乘高擊之死者甚眾麥鐵杖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

公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六月帝幸遼

東城南觀其城池形勢因召諸將詰責之曰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

帥江淮水軍舳舻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溟水上音大切水出樂浪郡西至增地入海漢時置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簡精甲



帝御 六合 城

東園 遼 城

浮橋 三道

號二 百方 餽運 者倍

蓋八二六

九

二

隋師還

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
敗護兒逐之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
留諸將分道而出會於鴨綠水西宇文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
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所角切并衣資戎具入幕人
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士卒掘坑埋之掘其月繞行及中路糧
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
實既去述與諸將度水追之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
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遂因其詐而還
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七月至薩水軍
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
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
王仁恭為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
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
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高麗武厲
羅置遼東郡羅即佐切本高麗地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

卷八十六

六十一

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九月車駕至東都

考異

煬帝大業元年三月命皇甫議發民百餘萬開通濟渠雜記作皇
甫公儀又云發兵夫五十餘萬今從略記

八月行幸江都雜記作九月今從隋帝紀及略記

龍舟高四十五尺略記云高五丈雜記言其制度尤詳今從之

二年二月詔吏部尚書牛弘等定輿服制度帝紀云尚書令牛弘

禮部侍郎許善心按弘未嘗為尚書令善心於帝即位之初已

左遷蓋紀誤也

八年九月車駕至東都雜記十月車駕幸涿郡徵召兵馬將遂度
遼之功蓋誤今不取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煬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隋紀

煬皇帝下

徵天下兵

幸遼東

羅士信十四歲從軍

攻高麗城



九年正月詔徵天下兵集涿郡上竹角切始募民為驍果修遼東古城以貯軍糧驍果切靈武賊帥白瑜娑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謂之奴賊命刑部尚書衛文昇等輔代王侑留守西京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况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鼷胡雞切小鼠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帝不聽三月帝幸遼東命民部尚書樊子蓋等輔越王侗留守東都時所在盜起聚眾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張須陁擊王薄於泰山下連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郝呼各切姓也孝德其名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帥步騎二萬擊之賊眾大敗賊帥裴長才等眾二萬掩至須陁督眾擊之長才等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維水上維以追切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解切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眾大潰每戰須陁先登士信為副帝遣使慰諭并畫須陁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四月車駕度遼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壤趣遠須切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撞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眾衝梯卒長十五丈驍果吳興沈光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緇古登切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游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

李密
乘牛
看書

楊玄
感反

玄感
殺游
元

李密
為謀
主

李密
三策

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
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揚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
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
感與為深交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
之又見朝政日紊音問也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
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帝伐高麗命玄感
於黎陽督運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
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
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為牟甲帆符咸切舟上慢所以帆風移書傍郡
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
運糧追集之治書侍御史游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
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
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
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
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

八鑑八十七

二

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
謂密曰今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
南有巨海北有疆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
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杜或因蓮切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
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
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
意今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
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
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先以固守若引兵
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
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
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屯上春門父老爭獻牛酒
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收兵得五萬餘人代王侑使衛
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
以必死遂鼓行出淆澗上胡交切下弥充切直趨東都城北玄感



攻遼東城

聞玄感反

護兒救洛陽

玄感兵敗

積善殺玄感

煬帝

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蒲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感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玄感麤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也音觀應劭曰案按次第也皆棄之而去衆心凶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出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高麗弱數千人為所殺略帝遣宇文述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疥居拜切癬息切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爾璽書曰公

蓋八十七

三

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詁計切符合而契約也衛文

昇以步騎二萬度漣水上溢延切水出河南北山入于河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

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屈突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

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

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

業也玄感解東都圍引軍西趣潼關上徒紅切在華陰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

故以為名左傳所謂挑林塞也宇文述等諸軍躡之弘農太守蔡智積謂官屬

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

之讀若羅縻之縻使不得進不出一句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

下智積登陴呼之陴符支切城上女垣也玄感怒留攻之李密諫曰追兵將

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

不從遂攻之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閩鄉上五分切在洪農宇文述衛

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弟積善徒步

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

李淵
寬簡

枉死
大半

帝忌
文人

不喜
人諫

李密
穿牆
逸

世充
阮降
万人三

楊帝

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誅玄感尸
於東都市薛陟格切裂也三日復鬻而焚之竊力充切肉鬻玄感素之子也帝以
衛尉少卿李淵為弘化郡留守閔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淵御衆
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忌之未幾徵詣行
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
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唐高祖本紀司
農卿雲陽趙元淑坐楊玄感黨伏誅帝使裴蘊樊子蓋推玄感黨
與帝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
為盜耳不盡加誅無以懲後子蓋性既殘酷蘊復受此自由是峻
法治之所殺三萬餘人皆藉沒其家枉死者大半流徙者六千餘
人玄感之圍東都也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阮之於都城之
南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王胄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邪帝
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常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而
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帝從容謂秘書郎

八鑑八十七

八四

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
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世南世基
之弟也十一月李密亡命為人所獲送東都密悉出其所齎金
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
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十二月
宇文述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斫射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皆焚
其尸而揚之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緒卒帝更遣
王世充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燹敗死於吳其餘衆或
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焚香為誓約降者不殺歸首略盡世充悉
阮之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
亡是歲詔為盜者籍沒其家時群盜所在皆蒲郡縣官因之各
專威福生殺任情矣道衡傳章丘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為列
頸交俱亡命為群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
徒推以為帥
十年二月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

高麗
乞降

劉炫
作撫
夷論

叔寶
士信
破明
月

帝好
讀書

作書
室



百道俱進七月車駕次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
 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
 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八月帝
 自還遠鎮班師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
 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
 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高麗帝將如
 東都太史令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
 百姓盡力農桑三五年間四海稍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帝不
 悅質辭疾不從帝奴下質獄竟死獄中十二月帝如東都涿郡
 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張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
 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五退必采心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
 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麻城秦叔寶
 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
 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
 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
 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筭叔
 寶名瓊以字行

八鑑八十一

五

十一年正月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者
 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為帝前後
 近二十載修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
 捕博鷹狗捕薄胡切博捕戲也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
 餘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二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
 次除其複重猥雜上烏賄切猶濫也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
 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簡為三品分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
 御書皆裝剪華淨寶軸錦標俾小切或從表也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
 間窻戶牀褥厨幔咸極珍麗每二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
 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
 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垂閉復故文志
 呂溫曰秦始皇之不喜書詔天下悉焚之煬帝嗜書未嘗暫離
 此二人者用心可謂異矣然卒不免同歸于亂者蓋所貴乎人

君者為能行其書之所載苟能行其書之所載一二言足矣又奚以多為哉如其不能踐履而行之徒事區區之空言則雖三万七千餘卷與秦之所焚無以異也故秦以焚書士隋以嗜書士挾策雖殊其亡一也

孔雀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二月庚午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縣驛亭村塢皆築城塢鳥古切通俗文曰營居曰塢三月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寶

帝巡北塞

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具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眾漸盛議分

突厥謀襲乘輿

其執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采多謀略矩詐為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始畢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崞音郭突厥圍鴈門城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崞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

鑑八十七

六

李世民應募

王杲而泣目盡腫腫之腫切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鍾聚也用蕭瑀策下詔停遼東之役重立賞格於是眾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眾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為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君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眾我寡若乘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諸郡援兵亦至忻口在忻州九月始畢解圍去冬十月壬戌車駕還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在意謂曷

上言猶大有人

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東海李子通有勇力與杜伏威合伏威選軍壯士養為假子凡三十餘人濟陰王雄誕臨濟闕稜為之冠闕苦監切姓也稜其名春秋有齊大夫闕止既而李子通謀殺伏威遣兵襲之伏威被重創墜馬雄誕負之逃葭葦中收散兵復振將軍來救擊伏威破之其將西門君儀之妻王氏勇而多力負伏威以逃雄誕帥壯士十餘人衛之與隋兵力戰由是得免來整又擊李子通破之

煬帝

十二年正月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

兵討捕盜賊

論懷遠以德

韓愈曰先王之制甸服者祭侯服者祀綏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月祭日祀時享歲貢終王有不祭則修德有不祀則修禮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言有不王則修事成而不至則修刑蓋先王所以撫御天下其朝貢之至者惟德以動之修之而又不至然後加之以刑今隋煬帝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此正修文德以來之之時也今也不此之務而乃分遣使者十

二道發兵誅捕盜賊是以兵威異其來也何可得哉
詔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宮苑周圍十二里內為十六離宮又欲築宮於會稽會稽亂不果成 四月丁巳大業殿西院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帝自八年以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悸其季切令數婦人搖撫乃得眠 五月壬午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納言蘇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

眠中常云有賊放螢火

八蓋八十一

八十七

蘇威獻尚書

皆化為盜乎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諧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怒項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裴蘊奏威大不遜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

幸江都詩別宮人殺諫者

江都帝從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堅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十月許恭公宇文述卒初述子化及智及皆無賴而士及尚

君漢君救君讓

主帝寵昵之也上尼質切近述卒帝遂用之 李密之士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其姓名聚徒教授 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法司天時

煬帝

翟讓
為盜

李密
說取
策天下

李密
敗張
須陁

林士
弘稱
帝

世民
救父

義臣
破張
金稱

楊帝

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叩頭曰死生唯黃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何反効兒女子涕泣相謝乎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群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勳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資用豐給附者益眾聚徒至萬餘人李密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公士眾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以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讓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敗密與讓及徐世勳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遂戰死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

蓋八二一

八

皆如背負雪霜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十二月林士弘自稱皇帝國號建元太平遂取九江臨川南康宜春等郡豪傑爭殺隋守令以郡縣應之其地北自九江南及番禺上蒲官切下魚容切南海邑皆為所有詔以右驍衛將軍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與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纒數千賊圍淵數匝作谷切周也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帝踈薄骨肉蔡王智積每不自安及病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帝遣大僕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據永濟渠為營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擐胡慣切貫也春秋傳擐甲執兵約與之戰既而不出日暮金稱還營明日復來如是月餘金稱逼其營詈辱之義臣曰汝明日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遂擒殺之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

散義
臣兵

左遷
韋雲
起

民相
食

湯帝

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
 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
 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
 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
 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又在關外此最非
 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
 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
 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
 懸殊往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
 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詆丁禮切毀訾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
 威權由是左遷雲起大理司直此義臣及帝至江都江淮郡官
 謁見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永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
 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
 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
 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葉為末葉古老切得也或
 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物而振切吏皆畏
 法莫敢振救世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
 兵與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眾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
 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
 屢捷突厥頗憚之並世本傳

右煬帝在位十二年壽年三十九

考異

大業九年六月玄感屯上春門玄感傳云屯兵上春門又云屯兵

尚書省按劉仁軌河洛記東都羅郭東面北頭第一日上春門

唐改曰上東門又尚書省在宣仁門內玄感不容至此

十一月李密亡命為人所獲送東都隋書密傳云密閒行入麗與

玄感從叔詢相隋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鄰人所告遂捕獲

囚於京兆獄又云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又云至邯鄲密等七人

皆穿牆而遁唐書雖不云囚於京兆獄亦云出關按密若自關

中送高陽不當與韋福嗣同行今從賈閏甫蒲山公傳及劉仁

軌河洛行年記

十二月王世充阮降賊三萬餘人略記阮其衆二十餘萬於黃亭
澗澗長數里深闊數丈積屍與之平雜記世充貪而無信利在
子女資財並阮所首八千餘人於黃山之下今從隋書

十年十二月盧明月軍祝阿唐秦叔寶傳作下邳今從隋書

十一年三月高德儒見孔雀奏以爲鸞雜記云五年二月馬德儒
奏孔雀爲鸞焉今年月及姓皆從略記并溫大雅創業起居注

十二年五月帝於景華宮求螢火得數斛夜放之吳兢貞觀政要
貞觀八年上謂侍臣曰人君之言不可容易隋煬帝幸甘泉宮
怪無螢火敕云捉取少多於宮照夜所司遽遣數千人採拾送
五百輦於宮側小事尚爾況其大半乎今從隋書

十月韋城翟讓同郡單雄信唐書云雄信曹州人今從河洛記

李密說讓先取滎陽林兵館穀革命記密說讓曰洛口倉米逾巨
億請公發一札之令使密奉之告諸道英雄就倉喫米必當雲
合響應受命於公然後稱帝號以定中原云云讓曰就倉食米

鑑八十七

十

實是上計自顧庸賤寧敢別創餘心必如此謀願奉公爲主密
懷懼改容而拜讓亦拜於是言宴盡歡各恨相知之晚即日讓
作書與密散告諸處賊頭並刻期定日令總會洛口食倉米今
從隋書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隋紀

恭皇帝

諱侑，煬帝之孫，元德太子昭之子也。封代王。煬帝巡幸，命代王留守長安，晉陽留守李淵起兵，王命諸將禦之，皆敗。淵遂克長安，奉代王即皇帝位，改大業為義寧。元年，後禪位於唐，降封為鄴國公。

杜伏威破陳稜

建德稱長樂

李密取洛口倉

李密號魏

薛舉稱王

恭帝

義寧元年，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眾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滿補切，姥，女老稱。稜怒，出戰，伏威奮雷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音尤，臨淮邑。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柘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出本傳。丙辰，竇建德為壇於樂壽，自稱長樂王，置

益八十八

一

百官，改元丁丑。二月，馬邑劉武周斬太守王仁恭，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于突厥。李密說翟讓曰：「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眾，輕行掩襲，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万之眾，一朝可集。讓曰：「惟君之命。」密讓將精兵七千人，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繼負，繼，居兩切。本強，負兒衣。道路相屬。越王侗遣劉長恭、房翊，士力切。帥步騎二万五千討密，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為主，上密號為魏公，即位稱元年。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盜莫不響應。劉武周圍鴈門，陳孝意屢破之，既而外無救援，遣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暮，向詔敕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四月，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為着切。募兵得數千，使汾陰薛舉將而討之。方授甲，舉於座劫瑗，發兵自稱西秦霸王，改元秦興。以長子仁果為齊王，次子仁越為晉王，仁果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眾至十二萬。李密使

密數
煬帝
十罪

人人
杜口

德彝
世基
壞隋
政

世民
獄中
省文
靜

文靜
論取
天下

論名
義不
可廢

帝

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元善達間行賊中誼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歎歎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怒使經賊中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鞫獄用法鞫居六切窮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為也舊唐史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晉陽宮監裴寂與晉陽令劉文静同宿見城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静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静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

盛八八

二

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静坐與李密連昏繫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静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静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周之洛邑即河南也隋唐皆都長安故群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又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

石敏若曰道有正有權君子嘗用權而未嘗許權脫或許之不固哉所以存天下之至正也文静為隋臣迪高祖使誅隋者皆其始謀也隋雖無道而君臣之義不可一日廢寧姑舍除殘去虐之功而申萬世之大閑然則劉死裴逐未云不幸也

世民說李淵反

李氏當應圖讖

裴寂以宮人待淵

遣使執淵

論唐舉兵非正

朱帝

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因取紙筆欲為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尽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入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楚書讖切符命書讖驗也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酣曰汝應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為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帝以

八卷八十一

八三

李

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偏裨失律裨頻切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七馬精彊宮監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東萊評曰三代之後革命者唯漢唐乘秦隋大亂而起有應天順人之風是以享國最為長久雖然原其建議肇謀焉知湯武之意哉湯誥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泰誓亦曰今朕必往取彼凶殘蓋桀紂之虐民墜塗炭湯武之舉非為己也有不可已耳觀寂與淵之初起皆避罪而已豈出於救民乎與今朕必往異矣世乃望其興三代之治不亦誤哉唐之事皆世民之謀首惡也史臣猶曰比迹湯武豈知言乎

唐子西曰漢高祖正而不譎唐太宗譎而不正密部勒將發會帝繼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淵之為河東討捕使也請大理司直夏侯端為副端善占候及

夏侯
相善
許為
教書

世民
募兵

結和
突厥

掩耳
盜鍾
建成
等擊
西河

斬高
德儒

恭帝

相人謂淵曰今王牀搖動帝座不安參墟得歲必有真人起於其
分非公而誰乎主上猜忍尤忌諸李金才既死公不思變通必為
之次矣淵心然之寂屢趣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
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期歲暮集涿郡擊
高麗由是人情凶凶許谷切喧思亂者益眾及劉武周據汾陽宮
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
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族滅
乃命世民與文靜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劉世隆密告
王威高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為不利五月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
坐視事使劉政會入立庭中稱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遂執威君
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眾寇晉陽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
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六月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
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執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
汗云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如開皇之時若能與
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

八鑑八二八

八四

得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
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不避盛暑以兵馬助之即命以
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裴
寂劉文靜等皆曰今義兵雖集而我馬殊乏胡兵非所須而馬不
可失若復稽回恐其有悔淵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
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
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
之遣使以此議告突厥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
西河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
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
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
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拍野
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
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

范祖禹曰太宗始起兵而戮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

李淵
賑貧
民

文靜
使突厥

李淵
發兵
晉陽

招李
密

李密
復書

宋帝

不欲為忠而不為佞哉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為佞者果何利哉

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李密復向東都丙申大戰于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突厥遣康鞘利等勳如送馬千匹詣李淵為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淵引見康鞘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盡恭贈遺康鞘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義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來將不已吾所以少取者示貧且不以為急故也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為聲執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此後諸事多在舊唐史秋七月煬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赴東都討李密壬子李淵以子元吉為大

鑑八八

五

二

原太守留守晉陽宮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眾并移檄郡縣諭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柰亦帥其眾以從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已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手授任口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者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水派流雖異派普拜切根系本同自唯虛薄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勳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文一辭切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折簡猶言片簡也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鶴之執蚌部頤切蛤也蚌允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使温大雅復書

李淵
答李
密書

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
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錄龍玉切以寧兆民宗盟
之長屬籍見容屬籍玉切附也藉秦昔謂所附宗藉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
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
輯盟津之會謂之孟津一說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於此盟故曰盟
津河內河陽縣是也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
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

論唐
擇義
未精

管見曰以義兵名其師者為王室有叛亂之人吾仗義以討之
若沛公伐楚光武伐新室之類是也是時唐公尊隋煬為太上
皇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使誰當之指煬帝耶又豈當尊
指群盜耶則我未有以異於彼者指辭不瑩蓋擇義未精也由
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為而唐公方且以
不忍聞答之則名實益戾矣

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
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陰未

鑑八八

六

世民
諫班
師

易狎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
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
後舉世民曰今未救被野或武竹切說文曰也何憂之糧老生輕
躁一戰可擒李密顧亦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
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
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
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李建成本以為
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日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
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
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
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
笑曰吾之成敗皆在尔知復何言唯尔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
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薛舉自稱秦帝立其子仁果為
皇太子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八月
兩齊淵命軍中曝鎧仗曝薄報也行裝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

世民
追軍
恭帝

世民
斬宋
老生

李密
據黎
陽倉

唐兵
西行

柴紹
舉兵
應唐

恭帝

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上徒了切適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敵以求戰理無不出脫善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拍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諾之諸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老生下馬投慙劉弘基就斬之遂克霍邑進至龍門劉文靜康鞠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命將之功也九月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飢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万李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眾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持通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鼓

八箇八一一

七

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槁若浩枯也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脩備以待我坐費日月眾心離沮將勝切喪也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京兆諸縣多遣使請降淵帥諸軍濟河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于志寧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師古名繻直又以字行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仍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屈突通聞淵西入署鷹揚郎將湯陰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万趣長安為劉文靜所遏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弟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為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鄠侯古切京兆邑古有鄠國壘承与切田廬也散家貲聚徒眾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與史万寶等起兵以應淵及淵濟河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

娘子軍

蕭銑
稱梁王

李淵
克長安

約法
十二條

捨李
靖

封淵
唐王

恭帝

勝兵九万李氏將精兵万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引為謀主玄齡亦自以遇知已罄竭心力知無不為世民引兵頓于阿城勝兵十三万軍令嚴整秋毫不犯十月巴陵校尉董景珍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為主景珍曰羅川令蕭銑蘇典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眾向巴陵築壇燔燎上音煩下力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自稱梁王改元鳴鳳壬寅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眾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甲辰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李淵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

鑑八十八

八

毋得無禮眾皆愕然布立庭下愕逆各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亦作濟春秋左傳曰貪婪無厭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馬邑郡承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入城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與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壬戌李淵備法駕迎代王即皇帝位於天興殿時年十三大赦改元遥尊煬帝為太上皇甲子淵自長樂宮入長安以淵為假黃鉞音曰大斧黃金飾之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以武德殿為丞相府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說上大計切說文禘祭也周禮五歲一禘下轄夾切稌說文大合祭先祖親踈遠近也周禮三歲一稌奏聞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静為司馬以建成為唐世子世民為京兆尹秦公元吉為齊公十二月李孝恭淵之從父兄子也擊

屈突
通摩
頸

屈突
通罵
子

執魚
突通

代王
禪位
唐王

恭帝

破朱粲諸將請盡殺其俘孝恭曰不可自是以往誰復肯降矣皆
釋之於是自金川出巴蜀檄書所至降附者三十餘州 屈突通
與劉文静相持月餘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
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為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一
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引兵將
趣洛陽文静追之及於稠桑上直由切地名在洛陽之西遣通子壽往諭之通
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虎牙
郎將桑顯和謂其眾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眾
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
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為兵部尚書淵遣
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見通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襟
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執如此卿當早降
君素曰公為國大臣主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
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
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八鑑八十八

九

二年五月遜位于唐唐人封帝為鄴國公武德二年卒年十五蓋
為唐人所害也

臣光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
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徵幸得之然明敏儉約勤於政治隨才
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二百年之國易於反掌使天下復
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
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珎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
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
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
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蜂起而猶巡遊不息以樂酒
憂惡聞直言喜自雍蔽噫 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
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李延壽論曰煬帝矯情飾行遂升儲兩踐峻極之榮基承不顯之
休命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荒淫無度法今滋彰誅鋤骨
肉屠剗忠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自是海內

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北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
奔中國遠之荆揚遂以萬乘之尊死於匹夫之手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斯言有懲矣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雖欲不遵舜禹
其可得乎

右恭帝在位一年遜位又二年壽年十五隋三帝三十
七年起辛丑終丁丑

考異曰

恭帝義寧元年正月杜伏威大破陳稜隋陳稜傳云往往克捷唐
杜伏威傳云稜僅以身免蓋稜先破李子通等後為伏威所敗
也今從唐書

二月劉武周殺王仁恭自稱太守創業注云二月己丑馬邑軍人
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自稱天子國号定楊按唐書武
周據汾陽宮乃僭号於時未也

李密号魏公稱元年壺關錄云王伯當令密於西垣校射書王字
於棚上如錢約中者為主其次以近遠為拜官高下使賈雄執

八十八

十

箭仰天而誓密正中字心遂奉以為主其說鄙陋今不取河洛
記云改大業十三年為永平元年今從蒲山公傳及隋唐書

六月淵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可汗創業注云仍命封題署云名
啓所司請改啓為書帝不許按太宗云太上皇稱臣於突厥蓋
謂此時但温大雅諱之耳

李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創業注云命大郎二郎率眾討西
河高祖太宗實錄但云命太宗徇西河蓋史官沒建成之名耳
唐殷嶠傳從隱太子攻西河今從創業注

九月李密使徐世勣襲取黎陽倉河洛記今年四月祖君彦檄云
又得回洛復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而九月魏徵啓方勸
取黎陽倉蓋君彦為檄欲虛張聲勢非事實也

開倉恣民就食得勝兵二十餘萬唐李勣傳勣初得黎陽倉就食
者數十萬人魏徵高李輔杜正倫郭孝恪皆客游其所一見於
眾人中即加禮敬引之卧内談讙志倦按徵為元寶藏作啓方
謀取黎陽倉高李輔兄為汲令杜正倫為羽騎都尉郭孝恪先

在密所及知此事為虛今所不取

房玄齡謁李世民於軍門舊唐書玄齡傳云溫彥博又薦焉按彥博時在羅藝所今不取

十一月李靖素與淵有隙柳芳唐曆及唐書靖傳云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按太宗謀起兵高祖尚未知知之猶不從當擊突厥之時未有異志靖何從察知之又上變當乘驛取疾何為自鎖也今依靖行狀云昔在隋朝曾經忤旨及茲城陷高祖追責舊言公慷慨直論特蒙宥釋但行狀題云魏徵撰非也按徵以貞觀十七年卒靖二十三年乃卒蓋後人為之託徵名又叙靖事極怪誕無取唯此可為據耳

十二月屈突通降革命記高祖令諸將擊通通走出潼關仍令通子壽隨軍喚父至稠桑逮及之壽告通云天下今既喪亡相王舉義兵平定禍亂大人須轉禍為福以自保全單馬輕身將欲何往通叱壽云此賊何由可耐引弓射之壽招喚通兵士並悉

八鑑八二八

十一

放仗來降壽乃馳走抱通請大人屈節歸義通通遂回首東南兩淚號哭口稱至尊臣力屈以至於此非臣敢虧名節違背國恩然始收淚赴軍以見唐王今從唐書唐裴矩傳屈突通敗問至江都煬帝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鑿輿早還方可平定按隋失天下皆因矩諂諛所致豈敢輒勸帝西還蓋矩經事唐朝其子孫及史官附益此語欲蓋其惡耳今所不取

增節標目音註精義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